

森村诚一著

吕立人译

黑色飞机
● 坠落的



HSSEFEIJDEZHUI LUO HEISEFEIJDEZHUI LUO

〔日〕森村诚一著

黑色飞机的坠落

吕立人译

HEI SE JI FEI DE ZHU I LUO

黑色飞机的坠落

〔日〕森村诚一 著

吕立人 译

根据角川文库《黒い墜落機》

第十一版(一九八四年四月十日)译出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10印张 2插页 179千字

1987年7月北京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0册 定价1.80元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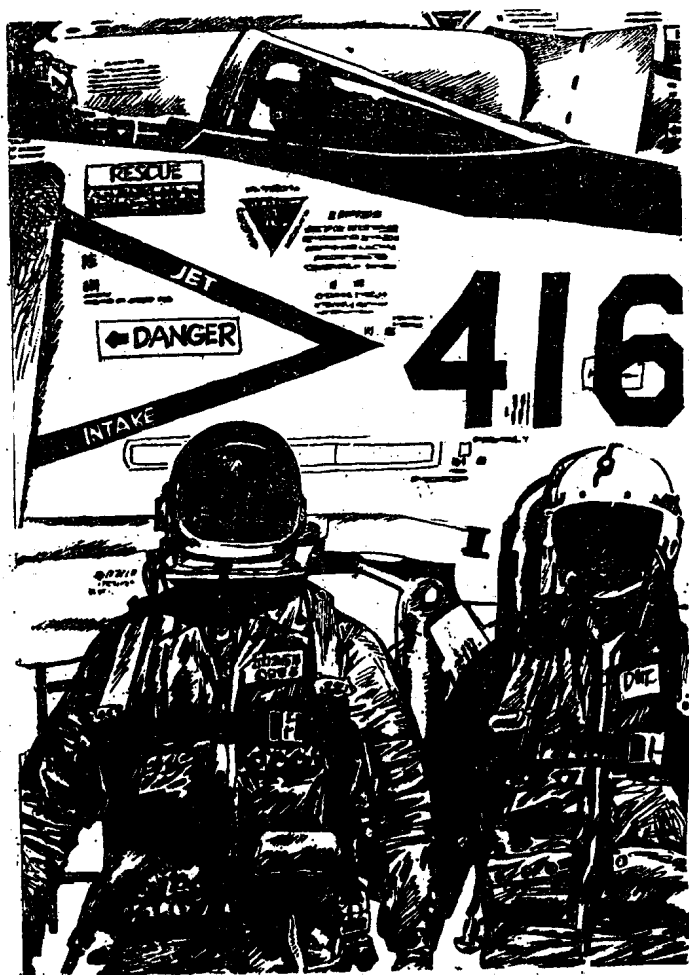
一、消失的流星	1
二、凶恶的“鼠尾草”行动	53
三、来自预感的警报	76
四、螳螂的抵抗	104
五、一朵烧焦的花	135
六、亲骨肉的来信	147
七、山谷里的攻防战	167
八、充满谎言的爱	209
九、残忍的“废物利用”	219
十、可悲的传声筒	248
十一、心酸的墓碑	265
十二、残酷的别离	287
十三、最后的来客	304

一、消失的流星

昭和五十×年(1975年左右)二月十×日下午,航空自卫队中部航空司令部所在的埼玉县入间基地,充满了异常紧张的气氛。

下午四点光景,从茨城县百里基地紧急起飞的属第七航空团的F—4FJ主力战斗机,跟地面联系中断已经三十分钟之久。F—4FJ鬼怪式飞机,是随着F—104J、F—86机的损耗和陈旧过时,新近加入“新次防”而装备起来的一种最新式喷气式战斗机。F—4FJ全部装备重量26.8吨,连续航程三千八百公里。满载时也能飞行一千公里。机内可乘坐两名飞行员,一般飞行高度二万二千米,最大飞行高度三万米。飞机可装载七吨轰炸用炸弹,装备四枚空对地“空中鲨鱼”导弹,另外还配备空战用雷达自动跟踪导弹“雷公”四枚、“蛟龙Ⅰ型”四枚,在任何恶劣气候下都能发射。

航空自卫队计划逐步将这种具有多种用途的战术战斗轰炸机“鬼怪式”来取代以防空为主的战斗机F—104J。对



417号失踪, 僚机416号却返回了基地。

此，一位军事评论家提出了警告：“显而易见，其目的是将作战方案由防空型转为战术攻击型。”

总而言之，用这种F—4FJ战斗机装备起来的航空自卫队，“战斗力”将大大增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眼下，这种王牌战斗机中有一架竟然从基地紧急起飞后失踪了。这架行踪不明的417号战斗飞机上的两名飞行员是：第七航空团百里派遣队第1001飞行队队长二等空军佐官^①大山弘和一等空军尉官^②沼田和市。同时起飞的416号僚机已经返回百里基地。据该机飞行员一等空军尉官大野芳雄和二等空军尉官平川正巳报告：

“我们从山梨县甲府市往长野县伊那市方向，在赤石山脉仙丈岳上空八千八百五十米高度编队飞行时，突然进入积雨云层中。云层四周电闪雷鸣，我们拼命操纵飞机才冲出云层来到伊那市上空。此刻，已不见417号机的影子，大概是在云层中失散了。于是，我们又升高到一万三千米作盘旋飞行，还是找不到417号机，用无线电呼叫也不见回答。我们还以为他们的无线电出了故障，就飞回基地报告，和僚机失去联系了。”

然而，417号机并没有返回基地。F—4FJ可连续飞行三千八百公里，燃料是绰绰有余的。但是，由全国二十四处雷达搜索站组成的自动警报控制系统中竟不见它的踪影，可以断定这架主力战斗机不知去向已有三十分钟之久了。司令部里笼罩着忧虑的气氛，人们渐渐地陷入绝望中。已

① 相当于中校级军衔。

② 相当于上尉军衔。

经可以确定无疑，大山和沼田所驾驶的这架飞机失事了。对空警戒系统所属的各个雷达搜索站，都以电子计算机控制操纵起飞狙击或是发射对空导弹。各个雷达搜索站一年四季不分昼夜警戒着空中，一旦发现有国籍不明的飞机或是不能确定的飞行物接近日本领空，各基地的跟踪计算机立即进行跟踪，与此同时，自动与防空指挥部联系。防空指挥部的计算机中心，在短短的瞬间里，进行识别敌我，计算出它的高度、速度和方向，制订和选择作战方案，决定出动狙击机还是发射对空导弹，并且向航空基地发出命令，接着又为起飞迎敌的狙击机导航直至返航，这一系列空战指挥行动全由计算机自动操纵。所以只需坐在雷达基地的显示屏前，按按电钮，各种颜色的指示灯就能给你作出答复。这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用计算机操纵的电钮战争。

而且，由于“新次防”政策增设了高性能的三元防空雷达，能同时测出搜索对象的方位、距离和高度，并且立即由计算机在数秒钟内确定出敌机的方位。在对空警戒系统内的各雷达站用信息输送装置在刹那间就会把所得到的情报传送到上级司令部所在地的三泽、春日 and 入间的防空指挥部和府中的作战指挥部去。以往用人工控制，一个指挥人员只能指挥两架飞机；用了这种新型装置，就能同时指挥多达十倍的飞机。而且，从发现入侵飞行物到狙击所花的时间缩短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作战的精确度和导航能力也大大提高了。防空系统的警戒面遍及南朝鲜、普里莫尔斯克^①、库页岛和南千岛等区域。

新型飞机为了接受对空警戒系统的指挥，机内必须装

有信息接受装置，F—4FJ 机内就有这种装置，用以接受地面计算机对狙击来敌采取最佳作战方案和所需的速度、方位以及飞行方向之类的指挥。机上的雷达一旦捕捉到敌人的影子，计算机就立即会确定飞行路线以至射击的时机，直至空战结束后导航飞机返回基地的工作，也统统由对空警戒系统操纵。也就是说，受对空警戒系统控制的飞机就象如来佛掌心里的孙猴子，要是没有地面系统的控制，无论怎样新式的战斗机都将变成瞎子。没想到，这种新型的飞机竟然一下子从警戒系统的网眼里漏了。

二

见坊利道和水桥真纪子的婚姻显然是失败了。在新婚旅行的旅馆里，真纪子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跟这个人没法和谐地生活下去。那个值得纪念的新婚之夜，将象征着两个人新生活的开始，尽管如此重要，可是利道却在旅馆的房里给母亲挂了个长长的电话，仿佛不跟妈妈说，心里就没着落似的。作为见坊家的儿子，又是个将来要肩负起见坊商社重任的公子，他从小就娇生惯养给宠坏了。真纪子跟这么一个人在一块儿生活好几年，这是由于在新婚旅行时就怀上了儿子利也，加上对什么才是真正的夫妻这个含意还不十分明确的缘故。要是没有发生这么令人讨厌的事，也没有偶然遇上反町重介的话，她也许还会耐下性子当见坊

① 位于苏联西伯利亚东南部。

利道夫人，获得一大笔可观的财产。

见坊利道和水桥真纪子在长辈一手安排下的相亲中认识并结了婚。见坊商社是制袜业中的老厂，也是最大的一家厂商。近来除了制作女袜，业务还扩展到外衣和不动产方面去。而水桥家呢，在箱根经营一家历史悠久的旅馆，正巧利道的父亲利平招待外国客户来玩高尔夫球，投宿在这家旅馆时，瞧见了偶然来此地的真纪子。当父亲的远比儿子热心得多，一心想要真纪子做儿媳妇，硬是要她来相亲。水桥家见对方是一位具有雄厚实力的企业家，对此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这对仅仅是地方上一名土财主的水桥家来说，算是最理想的一门亲事了。而且，真纪子正好刚从女子大学毕业。近来，女大学生超越常规的淫乱之风日趋厉害，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但真纪子却规规矩矩地过着学生生活。由于周围没有男学生，加上自小在老式家庭长大，她对异性并没有很浓厚的兴趣。电影和小说里描绘的火一般的恋情，她认为是凭空臆造、子虚乌有的幻想，那是在跟自己毫无缘份的世界里发生的事。所以，突如其来地提起相亲、结婚的话落到耳边时，她不知所措了。在一片父母、亲友的喧闹声中，她被拉到相亲席上。见对方外貌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欠缺，她的回答是：“听凭父母作主吧。”这句话一出口，婚事很快就定了下来，没多久就结了婚。但是，二十多年来，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走过来的两个男女，就凭见面一次，是不能相互了解的。在这种场合，往往是按相亲一方的意志而定的。利道仅仅看了真纪子一眼，就被她的美貌及在深闺中培育出来的温雅娴淑所吸引。后来才

听说，那次相亲之后，利道执意说：要是真纪子不答应，他就去寻死，弄得周围的人都惶惶不安。对此，真纪子也找不出什么回绝的理由。实际上，她还涉世不深，并不懂得这类事。只觉得和对方呆在一起的时候，也不见得有什么反感，加上父母亲都一致赞成，总不会有什么差错，所以也就轻易地答应了这桩婚事。把自己的终身大事交托旁人去办，这才造成了可悲的婚姻，长久地过着不随心的日子。真纪子结婚之后才开始成熟起来，然而，要真正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还得过些日子。尽管如此，她却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人。以往，她住在水桥家的高楼深院里，是个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长大的“布娃娃”，被闭锁在优裕的温室中，根本毋须自己花力气在人生的大海里游泳，别说游泳，就连海风和小小的浪花儿都没经历过。虽也享受着人生，但是，跟真正的人生却是相隔千里。打从嫁到见坊家，她才开始了女人的生活。好比从没有一丝波纹的温水游泳池游进了充满寒潮旋涡的昏暗大海里。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周围再也没有保护自己的高墙了。在这人生的大海里，必须尽自己的力量去和海浪拼搏。不幸的是，她人生的航船自启航起，就面对着寒流的冲击。真纪子领悟到自己正在寒流中航行，但并不想立刻摆脱出来，只是感觉冰冷彻骨，还不得不在那里不停地漂流几年。二十多年的“布娃娃”生活所形成的一种惰性影响着她。她心里明白不能这么生活下去，但是，既不可能轻易地改变自己多年来的生活轨道，也不可能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新婚不久，利道的古怪脾气还不十分明显，真纪子除了

自己的父亲以外，从没有接近过别的男人，就是觉得利道有点儿怪癖，但绝没有料到竟然如此古怪。结婚后使真纪子吃惊的是，利道竟精心保存着孩提时代玩过的玩具。把幼年时代的玩具作为成长过程的纪念，长大成人之后，以此来回顾自己逝去的童年所留下的一小段人生脚印，这倒并不罕见。但是，利道却把所有的玩具一个不落地收集着，这么大量的旧玩具都当成宝贝保存至今。他常常把自己很久地关在房里，这时候，谁也不能去打扰他。真纪子结婚之后，就在豪华的见坊公馆跟公婆一起生活，有好几个老佣人。她们一意见坊独闭一室，就相互递着眼色，意味深长地笑笑，好似说：“老毛病又犯了。”真纪子向她们打听，她们笑了笑支吾过去。他关在房里究竟在干什么？不时从紧闭的房间里传出象野兽般的嚎叫，或是象孩子般的惊喊声。

真纪子心里不由得一阵痉挛。她想自己的丈夫别是中了什么邪，患有什么怪病吧？她决心要趁利道关在房里的时候去窥视一下。同在一幢房子里，只要从花园里走近窗口，就可以看到。虽然这么做有些不正大光明，但想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的好奇心占了上风。一个周末的下午，利道又独自关在房里。还是往常的那个时候，看来老毛病又犯了。真纪子早已看准了地方——躲在花园的一角。当她窥得利道在室内的情景，她目瞪口呆，大吃一惊：玩具摆满了整个房子，玩具铁轨铺设其间，小火车在奔驰，利道象孩子一样，跟着小火车满房间转，拍着手，怪声大叫。过一会儿，他又拣出一个个塑料做的怪兽，两手撑地，跟怪兽“决斗”起来，扑上去撕咬，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那神态简

直象个五六岁的小孩子。跟怪兽斗厌了，又把所有的玩具整整齐齐地排在面前，俨然象个阅兵的将军。事实上，他是在检阅这些臣民。在这间房间里，他就是国王。“玩具的阅兵式”成了利道最大的享受。

真纪子没等利道兴尽，就离开窗口走了。她想利道还没有脱尽稚气，所以，置身在玩具堆里才感到自在。除了他幼儿时代的玩具，还有后来买的玩具，这一大堆玩具是他最信任的部下。

“真可怜哪——。”此刻，真纪子只能这么感叹着。丈夫还沉湎在玩玩具的时代，要使他摆脱出来，是自己的义务，丈夫还喜欢那些东西，作为妻子，不正说明自己吸引丈夫的魅力不足吗？要是把心都放在妻子身上，那么，他哪会有心思去摆弄玩具？真纪子这么想，打算去努力一番。

利道也并不是对妻子一点儿没兴趣，当然有兴趣，在新婚的时候，甚至不分白昼黑夜地缠个不休，当着别人的面将真纪子羞得满脸通红。不过，新婚夫妻大都是这样的吧。别人都会识相地避开，让他们俩呆在一起，连白天都恩爱不离。这一点，真纪子也毫不奇怪，因为她也有些这方面的常识。真纪子要“独占”丈夫，可无论怎么下工夫也不能矫正他的玩具癖。真纪子终于发觉那是有别于夫妇生活的另一个天地。利道对妻子大为不满，倒并非是因为她要把他从这一大堆玩具中拉出来。这是他生活中不可须臾缺少的，他成人之后，这幼稚的童心仍毫无改变地保留下来。

“不过，当孩子出生之后，再也不能去玩这种游戏了。这些玩具都该移交给自己的孩子玩了。”

在腹内日长夜大的幼小生命给了她信心和希望。尽管利道从小在母亲宠爱下形成了变态心理或是一种幼稚症，一旦自己当了爸爸，他的意识和责任多少会强烈些吧。

“要不就糟啦。”真纪子独自嘟哝着。

并非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成为见坊商社的专务董事这么一个偌大家业继承人，至今还未离开过母亲的身边，对“玩具的阅兵式，抱有这么大的兴趣，其前途也可想而知了。对一些并不是用自己的双脚攀登山的人来说，由于诞生在山上，那么起码有着生来具有对山间酷烈气候的适应性以及有容纳这山下一望无际平原的气度吧。

没多久，怀胎十月，婴儿呱呱坠地，生了个有母亲那么聪慧相貌的男孩，起名叫利也。利道对这个找不出跟自己相象之处的利也心里有点儿怏怏不快。不过祖父母比他显得更为高兴。

“咱们见坊家后继有人啦！”在经济界名声显赫的利平喜笑颜开地说。

然而，利道却象见坊家的第一把交椅被自己的儿子夺走似的显得满脸阴沉。好象一个独子的父母生了弟妹，当他发现父母亲把对自己的爱抚转移到弟妹身上时所表现出来的嫉妒心理，利道在孩子出生后也有这种类似的感情。

“真叫人无法想象！这个人竟然会嫉妒自己的孩子……”此刻，真纪子才真正开始见到利道的本质。他那幼稚的心理，并非是留在成人身体里的残迹，也许他整个儿身心全是幼稚的，只不过是让成人的外形所包裹在内而已……。因此，虽然有了孩子，但仍有这种心理就太不

幸了。

而且，自打有了孩子之后，利道的玩具癖不但丝毫没有见轻，甚至越来越甚。有一天，竟发生了一件使真纪子目瞪口呆的意外事。

利也快一周岁了，开始在家里到处乱爬。要是孩子长得瘦小些，这正是开始摇摇晃晃学步的时候。可是利也长得比别的孩子胖得多，想要站起来又难以支撑这过重的身躯，只能勉强跪坐着，开始在家里实现他小小的侵略野心。尽管他行动的范围没有什么危险，但真纪子的目光却一刻不能离开他，担心他会把一切能弄到手的东西都往嘴里塞，所以，把一些小东西都放在他够不到的地方，小刀之类的东西更是不让他触及。有时候，利也蹲坐在屋角不断地伸出小手摸索着，走去一瞧，孩子竟把不知哪儿捡来的发夹正想塞进电器插座里去。真纪子大吃一惊，赶紧把发夹夺了下来。幸亏发现得早，要不然也许会闯大祸呢。

利道的房间里还满满地堆着他的玩具。真纪子求他把这些玩具拿出来给孩子玩。利道说：“不能给他玩这么老掉牙的东西，也不卫生。给孩子买新的嘛。”

利道的话听来不无道理，所以真纪子也不再打这些玩具的主意了。但孩子却并不太喜欢大人给的玩具，对自己找到的意外收获却分外有趣。与其是人工制造的，还不如路边发现的小石块、断木棒更来得有趣。尤其更想要别的孩子手里的玩具。利也也不例外，对真纪子买来的玩具几乎没什么兴趣。

“真是个讨人厌的孩子呀！”

话虽然这么说，可真纪子的心里却对孩子宠爱得不行。有一天，这个利也乘真纪子没留意的当口，爬进了他爸爸的房里，这是以往从来不许他进去的禁区。但对孩子来说，不存在什么禁区，而且正好是这房间的门没关严实的时候。爬进了爸爸的房里，见到了这么一大堆玩具，真好象一个淘金者发现了金矿那么欣喜若狂。他把父亲精心保存着的玩具统统翻了出来，埋在这一大堆玩具里玩得兴高采烈。正在此时，利道回来了，见他的王国被这个小小的侵略者翻得凌乱不堪，一塌糊涂，偌若是别的做父亲的，反而会为这小家伙的大胆行径而高兴，但利道见了顿时脸色苍白，随即向坐在父亲的玩具堆里玩得好不快活的孩子扑去。突然，响起尖尖的哭喊声，真纪子吓了一跳，急忙赶来，见到了她无法相信的情景。

“你还我，把它还我！”利道叫着，跟哭闹的孩子抢那只玩具怪兽，而孩子却死死抓住不放。

“你真是的！孩子要玩你就给他一个嘛。”真纪子吃惊地劝说。

利道满脸凶相地瞪着她骂：“谁要你多嘴！我早就说过，谁也不许进我的房间。这算个什么样子！不管是利也还是你，都不准进来！”

利道从利也的小手里夺过那只塑料怪兽，还象踢足球似的用脚把小孩子踢翻在地。利也又怕又疼，更加声嘶力竭地哭喊起来。

“啊，你！怎么能这样……”真纪子吃惊得话也说不出，痴痴地呆立着。

“出去！把这讨厌的小崽子带走！”利道恶狠狠地大叫。

此刻，真纪子才清楚地意识到丈夫不正常的神态，虽然作为一个妻子是不愿意承认的。丈夫为了自己孩子翻动了他的玩具竟然勃然大怒，面对这个无法回避的现实，真纪子只能认定他在精神上确实是反常的了。

三

打这以后，利道的反常越发暴露无遗。而且他的谵妄症也日趋严重。就连饭茶放得不妥也会引起他的迫害妄想。比如一杯滚热的茶要是放得离他近了点儿，他就会害怕茶杯倒翻，把自己烫伤，竟会胡搅蛮缠地说：“想烫伤我吗？你要咒我死呀！”

去上班前，他又嫌女佣没把他的鞋放好，让女佣一放再放，往往搞得女佣哭起来。早晚都有专用车接送，有时在常走的路线上遇到排放水管工程，必须绕道而行时，他就认为不吉利，尽管那天有重要会议，还是回了家不再去上班。每逢去公司、外出旅行前，衣服上掉个扣子，打碎了碗杯或是断了裤带鞋带什么的，就会惊恐异常，会把这些毫不相干的事跟自己扯在一起，陷入了妄想恐怖之中。不久又出现了强迫行为，对一切不洁物产生极端的恐惧：手要洗好几遍，先用自来水洗，关龙头时又怕水龙头沾上细菌，再重洗，用水把水龙头洗干净才放心，拭手时觉得毛巾不干净，又再从头洗一遍。而且，外出时连夏天都要戴手套，为了防止细菌侵入，甚至套上两三副。